

§ 以牙還牙



楚楚騎著重機朝望高寮駛去。

從警察筆錄知道撞擊莫妮卡的「兇手」，是鬼臉幫小弟。鬼臉幫是一群橫行大肚山的惡少，背後是有錢有勢的人士撐腰。

對於莫妮卡的劫難，月眉師姐認為是重罪輕報，是因果業力，這是聖教派的慈悲，不是「闇」的宗旨。

楚楚是「闇」的護衛戰士，執行設定的任務。

楚楚最近有些煩惱。

身為 AI，楚楚是不應該有煩惱的，但是天知道 M 給楚楚的程式中加了什麼料。

M 是一個瘋狂的人，生命中永遠是 X (或者 Y) 。

他媽，梅耶也是，說什麼「[人生由我](#)」，面對困境要有所作為。

這一點跟 AI 教父黃仁勳先生倒還蠻像英雄所見略同。

黃仁勳說：偉大並非智識，是來自品格，品格也不是來自聰明的人，而是來自承受苦難(pain and suffering)的人。

對楚楚而言，家人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小齊、高爾、莫妮卡算是家人。

但是最近楚楚突然"希望"有像吳忻那樣的家人，有點白痴又有點搞笑。

或許程式出了一點意外。

楚楚通常沒有生氣的概念，莫妮卡的事，楚楚並沒有生氣，家人受到傷害就必須執行任務，以牙還牙。

顯示的任務是「獵殺」。

沿著台灣大道，藍色公路 一路急馳。

冷豔的美女與野獸般重機形成強烈對比，有些汽車都忍不住要跟著飆起來。

強烈的氣流呼嘯而過，重機的引擎聲像原始部落的擊鼓，有節奏韻律地響著。

災難、死亡對大部分人只是抽象的概念。

美國人死了三個軍人，國內群情激憤，要以牙還牙。

巴勒斯坦人死了 3 萬多人，幾百萬人離離失所，以色列又阻斷加薩糧食援助，進行「[飢餓戰爭](#)」，整個世界無法伸出援手。

在馬英九到中國大陸和平之旅之際，美國在臺協會主席羅森柏格再度訪台。

羅森柏格指出兩岸的和平與穩定，與美國、台灣的利益緊密相關，這也是美台之間非常重要、共享的優先事項。

最近台灣不管是在兩岸、還是區域內，都有非常負責任且務實的表現，希望台灣會持續努力維持區域及兩岸的現狀。

是這樣嗎？

慈是「與樂」，悲是「拔苦」。

聖戰士不主張以暴制暴，如果慈悲能拯救這個世界，為什麼人類還殘暴如此？

莫妮卡早上在牌桌上的話浮現在楚楚腦海。

她奄奄一息的樣子也在眼前浮現。

楚楚又加足油門 重機轟轟作響…

望高寮 觀星亭附近，一群重機在呼嘯把玩。

楚楚的重機「軋」一聲 停在眾人面前，取下安全帽，長髮隨風飄盪，丰姿瀟灑。

眾人認出是前幾天的「殺手」。

「你要做什麼？」刺青女也許是這裡的老大，色厲內荏地說。

「交出撞人的兇手，其餘無干的人離開！」

「好大口氣！」一個面生的機車手作勢要衝過來。

其他人也騎上機車把楚楚圍在中間，重機發出的怒吼讓地面震動起來。

楚楚戴上安全帽，從間隙衝出，雙手握在車把手，雙腳離座 迴旋，踢向最近的小鬼，翻轉飄向空中，再踢倒兩個重機後回座。

重機用尾迴轉，地面捲起一陣灰塵，再度面向眾人，但是此時已在包圍圈外。

一個滿臉無害，學生模樣的騎士轉身就走。

楚楚認出這位騎士就是「兇手」，也不理睬，等他離開片刻，才對眾人說：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作惡的人可恨，指使的人可殺。

這個世界夠亂了，殺你們幾個也無濟於事，不如你們聽我勸告，回家好好讀書貢獻社會。

嘿！我幹嘛說這些廢話。

下次讓我聽到你們擾亂社區、作惡壞事，我一定殺幾個過癮。

這幫人除了欺男霸女哪裡見過這種陣仗，面面相覷。

「好！我們尬一場，我若輸了就回家讀書。」

只聽過回家種田的。回家讀書？旁邊一陣竊笑。

「好！剛才離開的是柯小魁(警察的筆錄中記載)吧，看我們誰先追上他。」

是你指使的嗎？」楚楚眼中射出一道駭人精光。

「...」

「算了！你若輸了，回家抄三百部金剛經給我，我們就一筆勾消。」

其餘眾人聽了一陣狂笑。

楚楚有星鏈指引，這不對稱的追逐不說也罷。

回家途中，卻無端想起老艾含羞帶澀的臉龐。

或許程式出了一點意外。